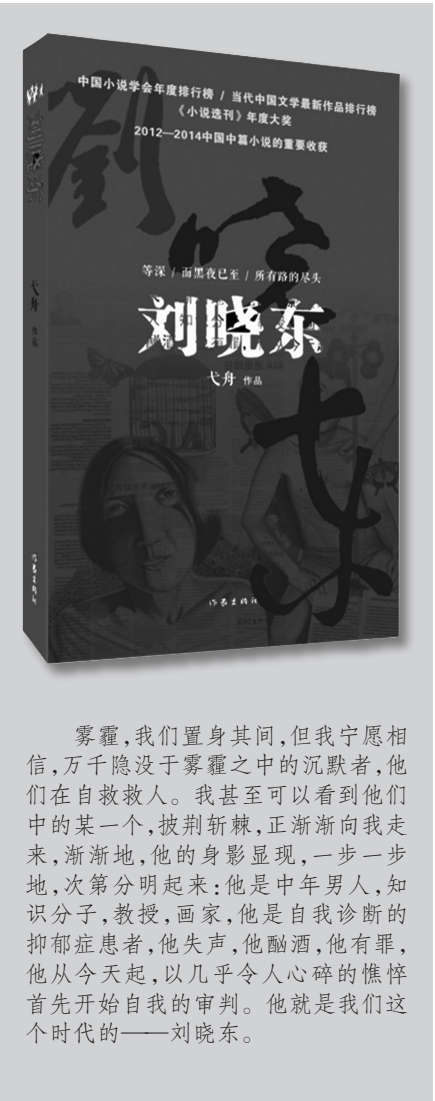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等深(故事梗概)



雾霾，我们置身其间，但我宁愿相信，万千隐没于雾霾之中的沉默者，他们在自救救人。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中的某一个，披荆斩棘，正渐渐向我走来，渐渐地，他的身影显现，一步一步地，次第分明起来：他是中年男人，知识分子，教授，画家，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，他失声，他酗酒，他有罪，他从今天起，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开始自我的审判。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——刘晓东。

3年前茉莉给我打来电话，时隔20多年，她向我汇报：“我打电话给你，是想告诉你周又坚失踪了。”周又坚是我大学时代的朋友，她的丈夫。而刚才，她告诉我：她的儿子周翔也在3天前失踪了。经过一番“梳理”，我大约勾勒出了一些轮廓：初二男生周翔，学习成绩优异，没有不良习惯，性格也算不上孤僻，他父亲失踪3年这个事实，似乎没有给他的成长带来能够被观察到的阴影；但是3天前，这个男孩却离家出走了。男孩离家时拿走了一部手机，但这部手机总是关机。茉莉说，再有3天，就是儿子的生日了。我找到了周翔的学校，周翔的班主任问我：“你是周翔什么人？”“算是叔叔吧。周翔的父亲是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。”“我能掌握的情况和周翔的妈妈都说了。其实很简单，周翔完全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。”“您能告诉我学生中有和周翔关系比较要好的人吗？”“有一个，我已经告诉周翔的妈妈了，”接着她说出的名字吓了我一跳，“刘晓东。”10多分钟后，我和校门口蜂拥而出的学生中等到了这个和他已同名同姓的孩

子。“叔叔好，老师告诉我了，说你在等我。”男孩很大方。“说吧，周翔平时都跟你聊什么？”“我和周翔目前对海洋科技比较感兴趣。”“海洋科技？具体有哪些方面的知识？”“比如——等深流。等深流是由地球自转引起的，在大陆坡下方平行于大陆边缘等深线的水流。是一种牵引流，沿大陆坡的走向流动，流速较低，一般每秒15至20厘米，搬运量很大，沉积速率很高，是大陆坡的重要地质引力。有人认为等深流也属于一种底流。”“还是说点儿我听得懂的吧。”过了一会儿我说。“周翔走之前挺关心法律问题的。我们在网上查了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。我国法律规定，已满14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负完全刑事责任。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、强奸、抢劫、贩卖毒品、放火、爆炸、投毒罪的，应当负相对刑事责任。不满14周岁的人，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，都不负刑事责任，即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——”

“后天是周翔的生日，你知道吗？”我打断他，“到了后天，周翔就14周岁了。”“知道，”他依旧满不在乎，“实施犯罪时的年龄，一律按照农历的年、月、日计算。过了周岁生日，从第二天起，为已满周岁。”“好吧，告诉我，周翔这次离家出走有什么计划？”“不知道，他没有告诉我。不过我知道他去哪儿了。”

我在咖啡馆再次约见茉莉，在我的逼问下，茉莉承认了她所在公司的总部在西安，3年前母子俩去西安旅游时，公司接待了他们：“如果非要说什么发生了，我想那件事可能算得上一件事……从华清池回来的那天，郭总送我们回酒店，在大堂分手时，他……嗯，拍了我一下。是的，他拍了我屁股一下。这一幕，被周翔看到了。”

我闭上眼睛，开始在心里拼凑这些片段。一切似乎拼得上，但令这些片段咬合在一起的理由，却生硬得令人心痛。我乘上了夜里开往西安的火车。我的目的地是玉祥门外的秦都宾馆——这是茉莉母子西安之行下榻的地方。

整个一天我基本上都是在宾馆的房间里睡觉。傍晚的时候，我来到了忆捷公司的楼下。仿佛约定好了一样，我在楼下刚刚站定，他就出来了。这个瘦削的男人从大楼里拾级而下，从我的眼前走过去。不用很久，我就知道他的去向了。穿过马路，他走进了秦都宾馆的大门。

今天是男孩的14岁生日。我坐在宾馆大堂的沙发里。那个瘦削的郭总没有离开他的房间。我本打算在大堂里守候到午夜12点钟，因为我始终固执地认为，“14岁”会是一根不能触碰的红线。法律规定闯过这根红线后，人就具备了有限的刑事责任能力。但我没有看到一个男孩的身影。我从没有像此刻这般沮丧过。

长得遮天蔽日了。两侧的房子离马路远远的，房子前面的草坪和花园面积也很大。这个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，天空上还有晚霞，但光线都被茂密的树冠吸收了，空气凉飕飕地透着湿气，好像有一种在山林里的感觉。我慢慢地开着车，艰难地辨认着路边房子的门牌号码，终于找到了。它的门牌号是118号，听起来不错。我在路边停了车，和妻子在车里打量着这座房子。

光线已经暗淡得看不见房子的细节，只能看见它的大致结构和轮廓。房子有两层，屋顶是梯形的，有点点乡土村民居风格，看起来大气稳重。在长长的车道后面是一个车库，屋前有一棵巨大的塔松，树下是一大片草地。在房子左侧的一个大窗下有一大蓬灌木。在房子的正门有一道不小的屋檐，现在加建了玻璃的墙和门，成了一个透明的太阳房。我和妻子默默打量着房子。屋子里没有亮起灯光，但是我感觉到在那个透明的玻璃房内好像有人影晃动，也许她(或者是他)同样在观察着我们。

妻子提议走近房子看一看。我说没有经纪人陪同，屋里的人可能会不欢迎陌生人。妻子坚持说既然房主想卖房子，一定会让买家看的。我说不过她，只好跟在她后面向屋子靠近。妻子在草坪前的行人小径上徘徊了几步，然后走进了车道，手攀着屋子右侧的一道木栅栏门向后边的院子张望。然后她走近了透明的玻璃房。我以为屋里的人一定会开门出来。不知怎么的，我总是有一种想转身逃跑的欲望。可是并没有人出来。妻子贴着玻璃墙往里张望，又跑到屋子的另一侧看看墙体，然后回到我身边。她说玻璃房里并没有人，但有两张藤制的椅子和一盆花。那个黄昏她显得很兴奋，很显然，她看上了这座房子。

这个房子的屋主是个白人，是CIBC银行的一个资深职员，名字叫Doug，念成中文应该是“道格”。我妻子不知怎么老把他叫成Dog先生。Dog的英文意思是狗，我很怕道格会生气，可他并不在乎，可能英语里称为狗不算是侮辱人。在刘莉莉的周旋下，房子的卖价没费很多周折就谈成了。但在验屋师检验屋子时，发现了地下室的墙体上有两条裂缝。验屋师提醒我们下雨时这

回到房间，我拨通了茉莉的手机。对她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孩子是在复仇——他认为这个郭总羞辱了他的母亲，逼走了他的父亲，败坏了他的家。”

我8点钟就要出发返回兰城。在前台结账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瘦削的男人。他匆匆走向宾馆的大门，手里握着手机。他站在了宾馆门外的台阶上，四下张望。我紧随出去，还没有走到他的身后，就看到了马路对面的男孩。我从路的这边迎着他走去。男孩走得不慌不忙，在马路的正中与我交会。彼此错身的一刻，我的手腕住了他的肩头，用一种他根本无法抵挡的力道与巧劲，将他的方向扳转了过去。他当然会挣扎。但我的臂膀宛如铁铸。我的另一只手也已经死死捏住了他衣服下交错着的双手。

“今天你已经14岁了。”我低声说，并没有看他，而是望着前方，拖着他走。他有些踉跄，跟着我回到了马路的对面。我们没有停下，在一个早点摊前，我放松了手上的力量，但他裹在衣服下的双手依然被我控制着。

“交给我吧？”我用商量的口吻对他说。他的双手抽出来了，衣服和其下掩藏着的物件落在了我的手里。不用看，凭手感，我也知道那是一把短刀。他问：“你是谁？”“我是你叔叔。”“我不认识你。”“是的，我也不认识你。”我觉得自己眼中涌上了泪水，“但我认识你的爸爸，还有你的妈妈。”这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在陈述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实，我们是大学时代的同学、朋友。”我有一种中年男人源自挫折和困厄才有的真诚。我觉得此刻我面对着的，就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亏欠。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，才有这个孩子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。

“我还会再来。”他说得很平静。“你用什么方法把那个男人叫出宾馆的？”

“挺简单的，我有我妈的手机，”他摸出自己从家中带走的那只手机，“上面有那个人的号码，我打给他，说我是茉莉的儿子，我和母亲来西安了，但是母亲摔倒在宾馆门前了，让他下来帮忙。”

“但是，为什么你没有按照计划行动？”“什么？”“你应该在昨天行动的。”“嗯？”“今天你已经年满14岁了。”“今天就是我想要的日子。”“为什么？你知道的，在昨天，同样的行为，在法律上会承担不同的结果。”“我就是要做一件自己可以承担结果的事情。我不想让我做的事在你们看来只是一场不用负责的儿戏。”

我震惊地发现，一直以来我所仰仗着的那份“直觉”，原来已经肮脏油腻，它让我不自觉地就将一切往诡诈的方向推断。殊不知，眼前的这个男孩，却在光明磊落地谋求着敢作敢为的责任。是的，当我、当茉莉、当我们都以“那个时代”为由改弦更张的时候，还有这样的一种逻辑存在，那就是：在惊愕中释放出的世界，只有同样的惊愕才能真正懂得，而来自命运的伤害，只能由与命运等深的行动来补偿。

（《刘晓东》，弋舟著，作家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）

## 西尼罗症(节选)

两条裂缝可能会漏水。道格坚持说，他在这里住了20多年，地下室从来没有漏过水。这个问题成了买卖双方的主要争执点。我们在买房合同上加了一个条款：在交屋之前，买方在下大雨时有权利再来检查一下地下室的裂缝。如果发现漏水，买方可以取消买房合同。这个夏天雨水不多，只下过几场小雨。一直到了9月份，才下了一场够分量的倾盆大雨。我和妻子赶到了道格的房子，仔细检查了地下室的裂缝，还用从HOME DEPOT买来的红外线探水仪检查了墙体的内部，确实没有发现有漏水。这样，买房的所有障碍都扫清了。

房屋交接的时间是10月中旬，这个时节房子周围一片秋意。枫树变成了红色，槭树变成了紫色，各种灌木变成了五颜六色，像是打翻了画家的调色盘似的好看。我和妻子、女儿从地产律师那里拿到钥匙兴冲冲地去开新居的门。开门时在门把手上发现插着一张粉红色的卡片，卡片上有人用花体的英文写着上一句话。我们那时来加拿大还不久，看手写体的英文很吃力。我和读初中的女儿研究了半天，大致弄明白了这是一个邻居写来的贺卡。这所邻居的名字叫Swanee，按中文的译音是斯沃尼，听起来像是个女邻居。她祝贺我们买下了这所漂亮的房子，并欢迎我们成为她的新邻居。她说在我们搬家之后，她会上门来拜访我们。我把卡片保存了，心里有点慌张。因为我的英语不是很好，不知如何和邻居的白人交往。

在搬家后的那些天里，有大量的事情要打理。我一边做着事，心里老是惦记着有个叫斯沃尼的女邻居要来访问的事。不过一直没有有人过来。10月底，美国和加拿大有很重要的节日万圣节，这里的华人把这节日叫成鬼节。这天每家每户点南瓜灯，屋里屋外装点上骷髅、吸血鬼之类的东西，孩子们则在晚间戴上面具，扮鬼扮马，去附近一带的人家讨糖果。我在这天也提早买了好些糖果，但南瓜灯之类的东西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。我一直还记着那个留了卡片的邻居斯沃尼，心想她要是这个时候来访的话我就可以请教一些过万圣节的问题了。

这一天的早上，有人按了我家的门铃。我赶

十几年前那个人给他回信，信中的一句话很能够入画境，原话他已背不出来了，大意是：你我在好感还未消除之前就到此为止，美好的印象可以永驻。

他没有到此为止，又一次打电话给她。他不是十几年前给他回信的那个人，不过她很像那个人。那个人的外貌能使他在城市混凝土结构中仿佛看见草坪，草坪上飘忽的红色灯心绒。

他与她有了故事，在他眼里她就不像那个人了。她比他大10岁。她有两个女儿，一个21，另一个20。她家里还有一个70岁的老保姆，初次见面对他比较客气。他去她家的次数多了，老保姆的表情就变得阴森起来，很像曼德利庄园的女管家。

他在电话里说：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她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嗡嗡响。他又说：你是不是怕总机小姐听见？她把电话挂了。

市区边缘的大片农田被钢筋混凝土和沥青之类的东西蚕食。在市中心也有爆破声，推土机在收拾废墟，更多的是打桩声和高耸的塔吊。建筑大师们见缝插针，新的建筑物无孔不入，影响了视觉上的快感。一个穿红色滑雪衫的女人从他眼皮底下走过去，没走多远就消失在建筑群里。

十几年前在这个城市还没有滑雪衫，那个人穿的是红色灯心绒两用衫。他觉得灯心绒的手感很舒服，摸上去疙疙瘩瘩，不乏柔软，犹如海水退潮后暴露的那种泥土。那时候他家附近有一片草地，还有一条小河，泥土色的水看上去浑浊，捧在手里却清澈得很。几个钓鱼人背靠柳树，草帽檐遮住了他们的眼睛。他的视线越过蓊郁的草木去盯梢越来越远的红色。石子路上流动的车辆挡住他的目光，只是一种很短的间歇。那个人选择穿红色灯心绒两用衫，也许是为了点缀这片绿地。

每当那个人路过此地，鱼就开始趁机美餐。等到看不见那个人时，他才拎起钓竿，鱼钩上的曲蟾也看不见了，而同行身旁却多出几条鳃鳍微微扇动的鲫鱼。这种现象屡试不爽，但他并不接受教训。他想，那个人下班回家也应该经过这里。

有一天傍晚，几个钓鱼同行挤眉弄眼地向他道别，他在想映红西边村庄的落日很快就会消失，取而代之的一定是那个人。但天黑后那个人并未出现。他把熬夜写成信在翌日面交。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那个人，只收到一封回信。

他是在外地开会遇到她的。当时她穿着黑色的西式短上衣，一言不发地坐在他斜对面。别人一边发言一边朝她看，他也不例外。她用目光告诉他：你说的那些跳跃性很强的话，其实是连逻辑很容易被人理解的。他觉得她很像十几年前穿红色灯心绒的那个人。

宾馆里她就住在他隔壁。晚上10点多，他见她房间还亮着灯，心里不自在起来。敲她的门时，他已想好了要说的话。

她并没有问诸如你有什么事之类的话，就很客气地请他进去了。他感到有点意外。

他发现她外面的那件西式短上衣不见了，里面的羊毛衫很好看，黑红两种颜色依斜线对分，不高不矮的套领露出半截白色颈项。

他坐在她对面，椅子还未坐热，便趣地抱腕看表。没关系，你轻松一点。她说话不做手势，双手取暖似的捧着杯子。他说：你喜欢喝白开水？她说：我不喜欢有颜色的水，这里的水被服务员放过明矾了。

她的声音好像总是在台灯光线内流动。他看着她身上的羊毛衫，觉得自己说话应该有羊毛衫的感觉。他说：澄清后的水，它的清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清。她眯缝着眼瞄了他一眼。他想，那个人接过他的信时，也是这种眼神。

她说：读大学三年级时正赶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我和同学们一起去农村搞“四清”。一开始他们都小看我，说我看上去娇滴滴的，不像干农活的料。后来他们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，我挑大粪不皱一下眉头，太阳底下插秧不戴草帽，吃淡馒头还说味道好。那时候我很年轻，很单纯，确实是原来意义上的清。他说：你套用我刚才说的“清”，但表达的不是清的意思，你是在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强，而外表看起来却不是这回事。她笑了，说：你说对一半，我年轻时确实很单纯，很听毛主席的话，一

## 日食(节选)



这是一部趣味别致、文字考究的中短篇小说集。作者劳伦善写模糊边缘的男女接触，奇特的人物跃然纸上，定格。对于女性的观察，毫无火气。作品深具上海风情，细腻密集的笔调里，浸透着情思和哲理。

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。他说：你现在不清了？

照你的说法，澄清后的水，它的清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清。这时门外传来几个男人的说笑声，大概是刚搓好麻将。等到他们走远，她接着说：故意词不达意，可能是想增加那个词的含义，或隐藏着想为词典增加一些词的意识。某些事明明能用已有的词说清楚，偏偏要说不清楚。很有意思。你的孩子读小学几年级？他说：影响你休息了。

她这次没有挽留。他去开门时，发现门虚掩着。他想，她还是多了一个心。

几个月后，有个姑娘来办公室找他。姑娘长得很高，很漂亮。姑娘说：我妈妈唐菁菁认识你，你能搞到话剧《大神布朗》的票子吗？他愣了一会儿，慢慢地想起来了。

他说：你妈妈好吗？姑娘说：帮我搞四张，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，座位要前三排的。他笑着说：试试看吧，你叫什么？姑娘说：唐琳。

他想，她女儿怎么跟她的姓？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她是离了婚的女人。

票子很紧张，他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。唐琳叫他把票子寄到学校，但忘了告诉是什么学校，他只得打电话给唐菁菁。那是他第一次与她通电话，她的声音很轻松。

他在与她通电话，她的声音轻得听不见。他怀疑自己十几年前是否真的遇到过那个人，那封回信找不到了。她电话邀请他去做客。他在街上买了一包香烟。他想在她家里边抽烟边谈话剧表演艺术。

她母亲没有回避，在扶手椅里闭目养神。她母亲80岁，看上去五官仍旧到位，一副清爽相。他开始抽烟。烟头燃烧产生的烟呈白青色，嘴里喷出来的烟呈灰褐色。她母亲在烟雾中咳嗽了几声，她赶紧去开窗门。她母亲说：冷风吹进来，客人会着凉的。

她母亲被老保姆扶到里间。她说：奥尼尔用面具作道具，人物插下面具后说的心里话就显得十分自然。他说：《大神布朗》是你去看的？

不，不是，是唐琳与她同学一起去看的……唐琳今晚去医学院了，她姐姐在那里住读……她说说停停，也去了里间。

他在等她的时候，嘴里吐出的烟源源不断。她从里间出来，对他说她母亲睡着了。她坐在她母亲刚才坐过的那张扶手椅。他看见椅子旁边的墙面已经剥落。她又说：是不是有一种陈旧感？我在这里住了40年。他说：冬天里我手上的皮肤常常开裂。

（摘自《小抽屉》，劳伦著，作家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）



《女孩和三文鱼》陈河的中短篇小说精选集，他曾获“郁达夫小说奖”。该精选集收录了《西尼罗症》《女孩和三文鱼》《黑白电影里的城市》《夜巡》《水边的舞鞋》《恰保之夜》《南方兵营》《渔》8部中短篇小说。

紧去开了门，以为是斯沃尼终于来访了。可开了门，见是一个大男孩子，身材已很高，脸上长着一些雀斑，头发是棕黄色的。他说他叫汤姆，住在我家隔壁的房子，是我们的邻居。

“我母亲让我把这盒蛋糕送给你，欢迎你们成为我家的邻居。”汤姆说着，把一盒包着彩纸系着丝带的礼品盒交给我们。

“太感谢你们了。”我说，“你母亲怎么没和你一起来？”

“她最近不在这里。春天的时候她得了一种病，那病叫West Nile，现在她很虚弱，医生让她住在北边Huntsville（阿冈昆）湖边我们家度假屋里休养。”汤姆说。

“你说她住在阿冈昆湖边？”我略为有点吃惊，说，“那她怎么知道我们搬进来了？”

“是啊。她在湖边已经住了一年多了。她偶尔也会回来看看，通常是晚上，只待很短的时间。”